

臺灣宜蘭大宅院友善市集所見所思

—兼談香港的農墟¹夫市集

楊寶熙/文

作者是香港“自在生活”的創辦人之一，致力於推動簡樸健康的生活方式。

編者按

臺灣宜蘭二零零九年六月起成立了“友善小農聯盟”，希望能夠整合宜蘭在地小農，開闢出一條自有銷售的通路，讓友善農耕的種子能在蘭陽平原上遍地發芽。為了支持“地產地銷”、“環保減碳”的理想，他們舉辦了“友善耕作小農市集”建立農友和消費者間直接交流、互動的空間，重溫土地與人的鏈結和價值。後又與慈心華德福學校家長群合作，更名為“大宅院友善市集”。喜歡他們經常說的“結市”這個詞——所有人的共同努力，讓市集有一個團結和溫暖的氛圍。

2010年6月12日，一個已連續幾天陰雨的星期六，臺灣宜蘭縣的冬山，一間華德福幼兒院的校舍內，聚集了過百個朋友。他們為了友善的農產品而來，我有幸參與了這個剛好舉辦了一周年的市集。市集的名稱是大宅院友善市集。

名為友善市集，究竟是對甚麼友善呢？

不單是對小農友善，還包括對土地友善，對消費者友善。總之，是對生命友善。

場內有二、三十個攤子（圖一），有些一看就知道是農夫的，有些賣加工食品的攤位，細問之下才知道原來是家長的攤子，或者應說是消費者擺的攤。這個是我喜歡農墟／市集的原因之一：消費者和生產者（供應者）的身份隨時調換，不單可讓大家設身處地感受對方的困難，領悟互相之間支持的重要；更讓我們實踐為家人好友和社區內的街坊鄰里生產食物的喜悅。

大宅院友善市集的地點是一間華德福幼兒院，很多家長既是消費者，也是義工。初時只是想弄一點吃的，方便來市集的遊人，後來愈來愈受歡迎，便成為一些長期的攤位了。所以說，大宅院的擺攤人，都是把自己覺得最好的東西拿出來與大家分享，是對來參與的人的一種友善，也說明了為什麼市集內商業買賣的味道很低，反而有一種互相交換大家富餘的好東西的味道。當然，有些時候，更可能是連自己也捨不得吃，拿來招呼朋友的。

大宅院市集也不是只賣宜蘭本地的農產品，最近期加入了屏東環保聯盟的木瓜和芒果，因為宜蘭沒有這兩種農產。與其買外面不知甚麼地方和什麼人出產的產品，不如引進相同理念的其他地方小農的產品²。（圖二）

¹ 廣東人叫市集做墟市，因此擺賣農產品的市集就叫農墟。廣東話『趁墟』就是趕集的意思。

當天一直都下著雨，有時雨勢還頗大，但無損遊人的興致。大家打著傘，或是選購新鮮的農產品，或是吃著家長拿到市集來賣的食品，包括豆腐花、各種糕點、冰棒、甚至簡單的便當等（圖三），或是與農夫傾談，或是家長之間交換情報。因為農民朋友和家長志工都帶了小朋友來，所以場內給人的感覺，是一個充滿溫馨，朋友聚會，小孩子遊玩的地方，多於一個買賣的場所。

除了賣東西的攤子外，市集還有 DIY 的攤子（圖五）和友善電影院。我去的那天，他們在放《美味代價》（又譯《食物工廠》，Food Inc.）。在一些課室內，我還看到有人在做按摩，原來是有些家長志願者免費為其他來訪市集的家長或小朋友剪發美容（圖四）。除此之外，平時也有二手市場、講座、拜訪農場或者現場音樂演出等。我探訪之後的下一期市集，主題為客家米食，邀請了徐蘭香（臺灣農民，環保運動先驅，自營農場釀醋）來講迴圈農業、客家樂團-山狗大樂團演唱、和參觀一個在市集擺攤的農場。總之，在這裏，你不單可以買到友善的農產品，認識友善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還會接觸很多資訊，如何過對天、地、人都友善的生活。

在下午的一周年紀念同樂會中，知道大宅院市集的發展委員會是在一天之內成立的，但竟包括了 11 個委員／組別，聲勢浩大，分工清楚，兼顧全面。之前聽說義工們做得很辛苦，而農民朋友好像不太理解義工的困難。但在同樂會中，義工們都說雖然辛苦，也會繼續下去；農民朋友也感謝家長義工的出錢出力，都說以後會儘量配合，和幫忙一些工作，譬如佈置場地，收拾工具和用品等。看來，同樂日加強了農民、消費者和義工的溝通，我的感覺是：大家在訴心聲之後，加強了交流，不負阿寶（《討山記》的作者李寶蓮）（圖六）、青松（穀東俱樂部的賴青松）和發展委員會的苦心，造就了一個互相支持和鼓勵的大會。

摘錄一些同樂會中參加者的片言隻語：

『本來是來逛市集的，一個不留神就變了義工。但很高興，因當中有學習，有生活，也有得著。』

『半夜起床數次用天然酵母造麵包，有時覺得很累，但還是很想來市集』

『在大宅院市集中看到有意義的生活，人的真正價值』

『一個東西的故事，成就另一個東西的成長。感謝大家，市集是大家無私智慧結晶的分享。』

『事情不會自己走出來，市集成功的背後是很多人的努力。』

² 6 月初在臺灣清華大學舉辦的第一屆農學市集研討會中，有人提出市集應該要互相交流，所以在宅院友善市集，不定期有這樣外地來的稱作“理念攤位”，並不是每次都是屏東環盟。

『臺灣的希望宜蘭，宜蘭的希望大宅院』

開始的時候，先是有人說大宅院市集是宜蘭的希望，後來有人說應是臺灣的希望，再後來有人索性說這是全地球的希望

其實一點也不為過，因為這個市集，展現了人對大地的友善，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友善。

經過一年的實踐，大宅院也不是沒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例如要改善管理，建立規範，設立市集公約等。這裏簡錄一些當天大家提到的其中一些問題和解決的方法：

- 黑戶的問題（即未有通知發展委員會而不請自來的擺販。有些小農聽說這裏有個市集，就自己來了，有些可能還會用農藥化肥。委員會的處理方法一般是與他們溝通，逐步把他們引向友善生產，如果不能接受市集的理念的，還是會請他們不要來。）
- 用手工小黑板做營業執照（圖七）
- 擺攤的人要定期參與檢討會，要填寫農產品資料，加工的生產要把食材來源公開。
- 農戶要提早到場，幫忙場地擺設、架帳篷等工作；市集結束後也要幫忙收拾場地。

我很欣賞委員會提出的其中一點解決現存問題的態度：大家要做市集的夥伴，把它當成是自己的事情。好的地方要讓朋友知道，要向人介紹；壞的要給委員會知道，大家一起解決。

衷心希望大宅院友善市集在經過一年之內三遷場地，和其他很多辛酸的考驗之後，能以集體的力量，解決日後更多可能要出現的問題。

想瞭解大宅院友善市集的最新消息，請到部落格：<http://ciximarket.blogspot.com/>

日和網站：<http://sunfund.pixnet.net/blog/post/8816654>

大宅院志願者：<http://goodsimplelife2009.blogspot.com/>

臺灣大宅院友善市集和香港城市樂活園³、太和有機農墟的比較

2008 年，香港的有機農墟@中環開始時的目的是“鼓勵大眾透過支持運輸里程較短的本地有機農產，以緩減全球暖化”。在 2009 年，改名為城市樂活園（由 LOHAS—

³ 城市樂活園由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大埔環保會和天星小輪有限公司發起，2009 年開始每個星期日在香港市中心地帶的中環碼頭舉行。之前的名稱為「有機農墟@中環」)

Lifestyle of Harmonious and Sustainability 翻譯過來)，目的是“在市區設立一個永續生活的交流地點，加強本土、經濟、社區及環境的協作，讓大眾感受簡樸而健康的生活模式。”

大會要求參加的農戶必須售賣自己在香港⁴種植的農產品，而且要由農夫本人或非常熟悉農場運作的人在場出售產品。目的是讓消費者直接與農夫溝通，加強雙方的瞭解和支持。這與大宅院友善市集要求生產者本人到場，和售賣自己的產品的原則一樣。

可以這樣說，城市樂活園從減少碳排放出發，向大眾推廣支持食物里程較短的本地生產，發展為推動簡樸健康生活的一個社區發展活動。而大宅院友善市集，從一開始以友善為題，集結在地力量，透過經營一個市集，向所有生命展現友善，建立一個互信互助的生活消費社群。

場地/組織

大宅院友善市集在短短一年內三易其址，現在總算在冬山的華德福幼稚園找到了安身之所。香港的城市樂活園則比較幸運。場地方面，一直由天星小輪公司免費提供碼頭的出口處。工作人員方面，除了由嘉道理農場的職員負責策劃和統籌外，還有很多由嘉道理農場招募回來的義工幫忙（因香港交通費用昂貴，義工一般會有交通津貼，而且活動是一整天的，義工需要解決午膳的問題。香港在公開場合不能隨便售賣熟食，所以不能像大宅院那樣擺個熟食的攤子）。所以，一般的場地設立佈置工作，都不用參與的農夫操心，他們只須擺好自己的東西便成了。而農戶也很感激義工的辛勞，有時會贈送一些農產品予他們。

至於租金方面，大宅院市集每個攤位要繳交當日收入的 10% 作為市集運作基金（他們戲稱“保護費”），用來製作海報、文宣品、圍裙等設備物品。而城市樂活園則只向農民收取每月 200 元的行政費用（以每月有 4 個周日計算，即每次 50 元），用意是讓農民登記了來擺攤之後，不會隨意推出。一方面也作為對大會提供的帳篷桌椅等設備的津貼。

這個由誰來主持／負責農墟的問題，在探訪完大宅院友善市集後引起我很多的思考。表面上，城市樂活園不需要擔心經費，人手也因為有嘉道理農場出面招募義工，問題不大。要維持一個龐大的、每個星期都要有人當席的義工隊伍殊不簡單，負責人肯定付出了不少心血。這裏說問題不大的意思是：組織義工的人本身是一個全職的受薪員工，而不是身兼農夫或消費者的身份。而且義工的招募和維繫，由一個歷史悠久的、做環保教育的機構負責，始終會容易一點。

⁴ 香港有些農夫現時會在大陸開設農場，或者有些農夫會收購別人的出產當是自己的生產。這些農產品都不能在城市樂活園擺賣

但大宅院友善市集的義工，全由農夫和消費者組成，人力資源的限制很大，所以義工可能會有壓力，如果互相之間有隔膜或溝通不足，很容易會出現互相埋怨或組織鬆散等問題。

但從長遠角度看，如果由農民和消費者自己去組織和運行市集，因為兩者都是持份者／受益人 (stakeholder)，會更用心經營，可持續性亦更高。反觀由一個非牟利機構去運作市集，如果機構的工作方針或工作專案有所改變，或者出現人事變動，市集就有可能會停止，隨時會有不能持續的危險。香港近年有幾個很有歷史／辦得很好的共同購買結束的例子，都是主辦或負責運作的機構換了主管或改變方針引起的。反而一個由消費者自己運作的共同購買，雖然義工都很辛苦，只靠著一個 NGO 借出場地，苦撐了 7 年，起起跌跌，但還是會繼續捱下去的。

有機認證

城市樂活園和大宅院友善市集都不著重農戶是否有拿有機認證⁵。兩者都是由市集的負責人親自探訪農戶，與他們溝通，瞭解他們種植的方法和理念，有時會提出一些要他們改變某些做法的建議，然後接納他們的加入，或者暫時不接受他們的申請。我相信市集不著重農戶有沒有拿認證是基於我們與農夫之間的互信，既然農夫都已經在那裏了，透過消費者與農夫的交談認識，甚至自己親身到農場探訪，不是比透過第三者機構發出一紙證明來得更真實、更有人情味和更互動嗎？難怪大宅院友善市集的發起人之一阿寶，在 2010 年第一屆臺灣農學市集研討會文集中說：『認證制度是遠距離、大規模、多層次傳銷下的產物，也正是這種產銷模式在悄無聲息的荼毒生態、耗竭資源、消滅文化、裂解人際關係！而發起市集，是要修復一種原始的社會功能，是重回到對人的瞭解、尊重與互動。』

香港的有機農場，在向漁護署登記時，會有官員檢測農地的水土是否符合安全標準，所以客觀的檢測是已經有的。至於如何種植，就是一個誠信的問題。說真的，農夫要是有心欺騙認證員，真是談何容易啊！與其透過一張冷漠的證書去證明某些農產品是有機的，倒不如透過自己與農夫的交談、認識、情誼，透過自己的味蕾去確認產品的天然種植。難怪柳州愛農會的朋友稱這為情感認證。稱這些產品為誠信米、良心菜、健康農業了。

這裏想講一個小故事，反映農夫怎樣看待認證。有一個小農戶，一直都沒有申請認證。但由於某個農墟只接受有認證的農戶進場，為了生計，萬二分不情願地也要申請認證。但由於在城市樂活園中不需要農戶取得有機認證，而是主辦機構親身去看和與農夫交談瞭解耕種模式後作出批准，這位農夫在城市樂活園的農夫介紹中只寫上「自我認證」，我問他為甚麼不寫拿了有機認證時，他說那個認證太容易取得了，反而不及他押上自己聲譽、加上幾年來消費者對他的認識和信任飛自我認證，更能顯出誠意和特色（圖九）。

⁵香港未有一法例要求農作物一定要有有機認證才能稱為有機，所以我們有一個自我認證為有機的稱號 (self claimed organic)。香港可說有兩家認證機構，但其中一家由政府資助，民間營運的香港有機資源中心較為活躍，所有本地農民拿的認證都由他們發出。

食物里程

香港本來有另一個歷史更久一點的有機農墟，位置在新界的太和火車站附近。農墟在2004年由嘉道理農場、香港有機農業協會（一個民間機構）和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有限責任聯合總社（簡稱菜聯社）發起。本為支持本地有機小農和有機生產而設，開始時規定新鮮農產品一定要在本地種植，而加工食品也不能超過某些運送里程（例如只限中國、臺灣和東南亞等地方的產品）。後來農墟由菜聯社獨自營運，只規定新鮮農產品要從本地生產，沒有堅持加工食品的運送里程這一條。另一邊廂，卻只讓有向認證機構申請了有機認證的農戶進場擺賣。所以場內一方面把沒有拿認證的本地小農戶摒之門外，另一方面，卻有一些大型的連鎖店在那裏出售來自世界各地（包括歐美澳紐）、各大品牌的『有機食品』⁶（包括果汁、乾果、穀類食品等）。在我看來，這個有機農墟不單對本地小農戶不友善，對土地、對環境，也不會友善到那裏。

農墟／市集－是人們長久以來購買糧食和日用品等生活所需、交流資訊、聯誼和發展地方文化的地方。有機市集，更會反映一個地方的有機種植情況和人們對這個地方生態的愛護和文化的著重程度。希望我們的市集，都朝著為消費者找安全食品、為本地生產者找公平公義的市場；重建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互信，保持生態平衡的方向發展。特別在今天充滿剝削農民、浪費資源、蹂躪生態、破壞傳統文化的市場經濟下，能看到更多對生命友善的有機市集在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出現。

（圖十一：第一屆農夫市集研討會主題；一個市集、一個未來）

（圖十二：大宅院友善市集宣傳卡片）

⁶ 一些從中國大陸來的天然食品，如貴州的鴨魚稻共生的胚芽米、廣西的鴨稻米，因為小農戶沒有申請認證，也被拒之門外。（香港已沒有稻米的生產，最近的稻米產區就是廣東廣西一帶了）